

列

群众出版社

干燥的欲望

牛

伯

成

作

品

系

列



牛

伯

干燥的欲望

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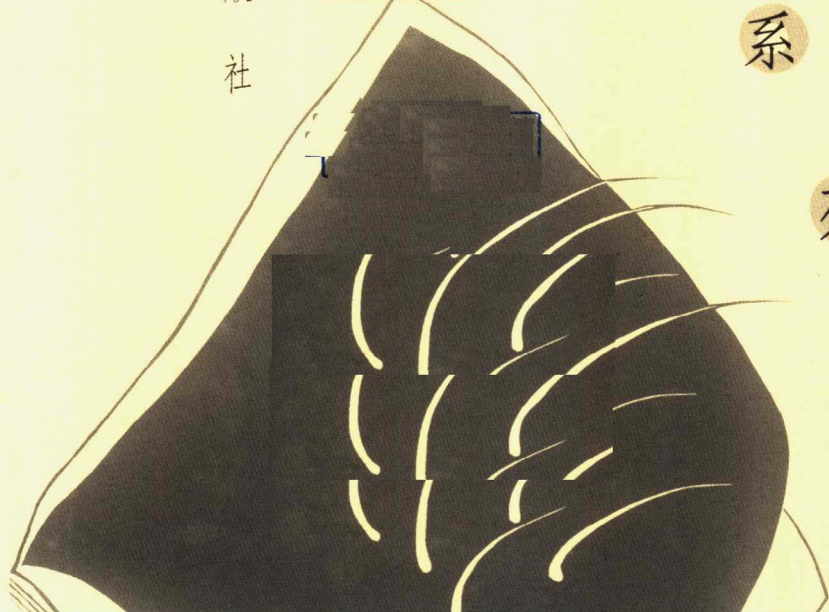
作

品

系

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干燥的欲望/牛伯成著.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2.1

ISBN 7-5014-2593-0

I. 干… II. 牛…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1767 号

干燥的欲望

著 者: 牛伯成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章 雪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印 刷: 北京公大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插页 2
字 数: 379 千字
印 张: 15.25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2593-0/I·1065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24.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目 录

流感	(1)
水杯,就在床上	(59)
白墙	(128)
干燥的欲望	(189)
白圈	(246)
苍蝇	(312)
罗曼的方程	(360)
游魂	(425)

流 感

年轻的硫化工祁金星骑车来到街上的时候稍稍舒了口长气。他很快活。下班之后，泡在温嘟嘟浮一层油脂的水池子里洗了个澡，把身子的汗渍连同沾在皮肤上钻进头发里的“化工”味儿冲洗干净，浑身上下都觉得轻松。手脚变得柔软，皮肤又有了弹性，眼部肌肉也松弛下来。

推着自行车走出车棚，朝西边匆匆而去的人群瞥过一眼，他的视觉便被一团粉红色的亮光灼痛了，心脏也为之加紧地一跃。那是车间女工艺员吴敏的粉裙子。阳光从西边投射过来，粉裙子被照成半透明。祁金星跟在后面，不时观看那团飘动的粉色，便觉得那粉色广而大之，到处是跳跃的光斑，他眼前仿佛一片粉红的海洋。

天空仍蔚蓝蔚蓝，清爽地飘着几朵白云，街道两旁的楼房镶嵌着黄色米色的图案。树很绿，伸展开的枝叶挺茂盛——他揉揉眼睛，那团粉色又聚拢在一起，在阳光下显得鲜艳而耀眼。

一万个人中，他也能一眼认出女工艺员，哪怕她没穿他所熟悉的粉裙子。这是一种异样的感觉。他无法解释，也无法形容这感受究竟是什么。似乎不只是男女之情，还与工厂有关，这事情莫名

其妙地就很复杂。那时，他与女工艺员还不熟悉。她在玻璃纸车间大楼顶层的办公室，他却在底层的硫化工段；她常白班，他三班倒，班上班下，两人很少见面。但是，祁金星清楚地记得，他们曾有过惊天动地的经历。

祁金星第一次听女工艺员讲课，女工艺员站在讲台上，穿的就是这件粉裙子。人很年轻，长得极漂亮，光艳艳地楚楚动人。祁金星并未敢多想什么。窗外蝉在叫，屋里挺安静，似乎一切都正常。祁金星却忽然间朦胧起来，仿佛有什么鬼物从窗外扑进，弥散在空间，于是周围一切都变得混沌幻化起来。一刹那，似乎是那鬼物在脑中作祟，眼前涂上一层粉色一层棕色又一层黄色，如烟似雾，他闻到玉兰的芬芳和煮蘑菇的怪味……于是，他迷迷荡荡，跟着粉裙子，走进一个奇异的世界里。

“硫化过程，首先是木浆纤维的碱化过程。先把木浆浆板投入氢氧化钠——即火碱溶液中浸泡，除去其中杂质，使纤维间的联系松动……”女工艺员清脆的嗓音变得十分遥远，像一只金属蜜蜂在振动翅膀——嗡嗡嗡。

他看见一个长长的铅灰色钢槽，钢槽里翻滚着黑红黑红的火碱溶液，闪耀着融蜡般的光泽。

他觉得他跟女工艺员一起被投入了火碱池。最初他很恐怖，女工艺员的粉裙子也一下儿不见了。当黑红的溶液泛着泡沫从四面八方涌来，包围住他们的身体时，他镇定下来，一切都变得自然。碱分子簇拥着他们，张开无数像小鱼样的圆嘴，啄食他们的皮肤。他觉出了痒，皮肤就变得从未有过的白净。它们穿透皮肤，钻进肉里，侵入每一个细胞。他和她的身体就渐渐膨胀起来。

“……然后，把浸泡好的浆板挤干，投入粉碎机。这时，木浆纤维的练状结构基本断离，成为单析的纤维素……”

他看到蹲在水泥座上巨兽般张开大嘴的粉碎机，听到钢铁研磨发出的隆隆响声。他和她几乎同时被挤扁、压碎。这很容易，像

玩橡皮泥。并不很痛苦，一切正常。他们两个已被粉成碎末，每一细胞都均匀地混合着。他和她成为单析的人素。

“……粉碎好的纤维素沿风道吹入硫化机，密封、搅拌，在搅拌中输入二硫化碳……硫化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女工艺员转过身，粉笔啄得黑板“得得得”响。

他立刻闻到二硫化碳浓郁的臭鸡蛋味。这气味闻得久了，渐渐变成奇异的药香，他便朦朦胧胧抽鸦片一般挺舒服。他觉得他和她都被硫化，粘乎乎地随着磨得雪亮的搅拌器上下翻滚，揉面团似的一忽儿被切开一忽儿重新揉和，在二硫化碳作用下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烧成橙红色，像个半透明的琉璃体。

“半小时之后加水，提高搅拌速度，使之溶解……溶解过程的温度曲线是——”

女工艺员圆润的鼻头已沁出了汗珠。

自来水“哗哗”从光洁的孔眼里涌出，清泉似的。他们开始被溶解。女工艺员的鼻子塌软下去，像麦芽糖；身体也在消融，酥软软地没了一点筋骨。他也一样，像喝酸梅汤，全身的关节、嘴巴里、鼻孔里、喉咙里、肠里、胃里都酸溜溜的……

他们完完全全成为液体，从精神到肉体均失去了原有的形态，粘稠稠的，他有些悲哀。但一想到是跟年轻漂亮的女工艺员在一起，而且他俩可以无拘无束随意流淌到任何地方，又感到莫大的宽慰。

自那时起，只要看到女工艺员，祁金星便会记起这些惊心动魄的种种联想，便仿佛又看到她那颗漂亮的小鼻子正麦芽糖似的塌软下去，身体的上部和下部便莫名其妙酸溜溜地挺舒服。

但——工厂仍是老样子。工厂的天依然灰蒙蒙，有白云有黄云也有黑云；工厂的地依然乱糟糟的很肮脏，到处堆着炉灰碳粉和散乱的瓦砾；人们依然一式的蓝色，不分昼夜匆匆忙忙在工厂的各个角落走来走去。风儿一吹，那些古怪的念头消散了。他还是他，

整日囚禁在低矮简陋的硫化工段,盯得最多的仍是地面。女工艺员仍在天上飘,除却上技术课,祁金星很少看到她。

祁金星的自行车骑到跟女工艺员走并排时便拘谨起来。他还不善于跟女人打交道,特别是她。他变得很笨拙,第一次红了脸,脖子上的青筋发粗发胀。

“你,你,你……好。”他结巴地说。

“你好。”女工艺员回过头,似乎对他笑了笑。

他觉得她甩过来的头发很潇洒,两颗黑葡萄似的大眼睛涂了一层明亮的漆,腮上也红润起来。可是——他悲哀地发现,女工艺员翘起的小鼻子上有个黄豆粒大的溃疡点,周围泛红,中间汪着一兜浓水。

他便又受到震动,一时间痴迷迷的,反复欣赏地看着,渐渐就觉出了遗憾。

“你这是——”他指指点点,话没说完便看见女工艺员的眉梢愤怒起来,于是改口说,“你这是回——家么?”

女工艺员不语,把头转向前方。

他觉出了尴尬,默默地蹬一阵车,茫无目的地抬头望望天,不无哀伤地说:“这天气,要下雨了呢……”

女工艺员看了看,天空很晴朗,只飘着不多几片云,她便一下下点着头:“是的,要下雨了。”

祁金星十分怀念他的硫化工段,在那个天地里绝不会像今天这么窘迫。

那是他的王国,那里的他绝顶聪明,智力超群,任何事都想得极为透彻。那时,祁金星并不知道自己有爱幻想的特殊嗜好,更不知道充斥各个角落的二硫化碳蒸气恰恰是他的致幻剂。

每天早晨,当祁金星踏上硫化工段木制操作台时,大脑就开始眩晕起来。

操作台油腻腻,木板表层已朽得发黑,六台钢壳大肚子硫化机

锈蚀斑斑，头顶是密如蛛网的各种管路，横七竖八，涂着刺眼的大红大蓝大黄大白各种油漆。

管路里时时就有二硫化碳气体溢出，无色透明，一股股浓郁的臭鸡蛋味儿飘过来，直冲颅顶，噎得人几乎窒息。然而他却是一片金属的光泽中，渐渐觉出清香，又渐渐变成浓香。他一下便由迷蒙混沌状态变得清醒，思路敏捷，身体里每根神经都进入高度亢奋状态。于是，他便想得奇幻，想得特别。

他终日坐在操作台后边暗淡的角落里，在木桌的厚橡胶上填写各种表格，蜡人般把握开关节门，但他并不寂寞，众多的小精灵——二硫化碳分子，沿着呼吸道进入他的身体，随了血液游览他的各个器官，并在大脑的回沟里潜伏下来，活泼地催动他的思绪纵横驰骋。

迎面有一堵墙，无窗，砖裸着，上边凹凸不平。那儿便成为他想象的屏幕。那墙有时黄褐，像连绵的山；有时墨绿，像广袤的森林；有时蔚蓝，像天空……有时，那儿就出现一些人群，影子淡淡的，默默地走过。

有一次，他看到硫化机操作台上有一股不多见的紫红色蒸汽，蒸汽中一闪一闪，很像雷雨前的积云。他就告诉班长，工段里要出事故。班长耸耸肉红色的酒糟鼻眯着眼睛极不屑地斥责他：“净会扯淡！”然而，两分钟后4号硫化机就发生了爆炸，正在机前操作的硫化工大庞被气浪推出七八米远，左脸烧得乌黑。硫化机密封盖被崩开，屋顶的防爆灯泡全部震碎，溅落一层亮晶晶的玻璃碴。幸而没有起火。大庞爬起，捂着半边被烧伤的脸呜里哇啦惨叫。事后，班长挺奇怪地问：“真他妈，要出事故，你小子怎么知道？”他干瞪着眼答不出。

离开工厂，那奇异的想象力便消退了。确切说，不是走出厂大门那一瞬，而是走出澡堂子那一瞬，他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跟女工艺员一道回家的荣幸并不很多，这机会很快就要错过了。前面

不远便是路口，中央有个花坛，在那里工艺员将向左拐，他向右拐。

“吱哼哼——”

一辆巨大的载重汽车从身后冲过来，司机紧急制动，刹车片尖厉地磨擦，胶轮啃得沥青路面冒出了蓝烟。当时他们正并排骑车，各自想着什么，对这突然而来的危险谁也没留意。吴敏慌了，尖叫一声，身子歪在他的车上，车把挂住，两人一齐摔倒。汽车在离他们三十米处停下，撞倒一个老女人。

围观者站了两大圈，一圈里躺着老女人，身下流出血水。另一圈围着他们俩，吴敏很窘困，捂着伤鼻子，脸上涨得通红通红；祁金星收拾自行车，忙得满头大汗，左搬右撬紧插在一起的自行车却怎么也弄不开，他觉得十分尴尬，进而又觉奇怪，要出交通事故，居然一点预感都没有。

二

干八小时工作再去上学是件很伤脑筋的事儿。尤其是祁金星。上班上得很疲累，洗过澡之后再提起硫化他就头疼。他腻烦透了硫化工段那低矮肮脏充满各种气味的操作室，他也极厌烦在油腻腻的操作台上走来走去单调乏味又令人窒息的工作。离开了那里，他就永不愿再想那里。

但——业校的校址很好。那是在工厂最远离车间的一个把角。空气中溶入的硫酸、火碱、二硫化碳、硫化氰气体相对浓度要低得多。有花有草，栽种在庭院中央的长花池里。很奇异。花朵明艳叶茎却淡淡，叶脉很清晰。这是厂内惟一有花草的地方。

更重要的原因，授工艺课的教师是女工艺员吴敏。

祁金星对女工艺员吴敏总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那次交通事故他俩的自行车紧紧地插在一起，以致于不卸下脚蹬拆掉辐条就不能把它们分开。他总觉得，始终有一股什么力量在牵引着

他们。

上工艺课,他第一个走进教室,坐在第一排。教室里窗户明净,他的心情挺舒朗。讲课的内容他不十分在意,他只热衷于从上到下专心致志研究女工艺员的翘鼻子。那鼻子在他眼中放大了许多倍,能清楚地看出它质地细嫩,色彩粉红,造型精美。鼻管葱直,鼻梁隐约可见淡青色细小血管;鼻翼很薄,软玉似的;鼻沟精致,周围有细细的甬毛。那的确是个漂亮鼻子,甚至可以说少有地漂亮,举世无双。然而……鼻山圆滑的尖顶却塌陷下去,形成一个孔洞,里边凝聚着霜膏样的物质。第一次看到这圆洞时他曾十分震惊,联想到硫化他又欣喜若狂。然而此刻不是那样的心境,他想得十分复杂。

他觉得女工艺员为了她的伤鼻子而感到十分难堪,但她不得不立在讲台上,像展览她的羞处一般面对二十二位男性学员。她很可怜,也很娇小。那纤嫩的鼻子本来该闻花闻草闻幽淡的兰香,而在厂里却闻硫酸闻火碱闻各种劣质气体。他很伤心,又不知该怎样安慰她。只要看到那伤鼻子他就难过,他担心它会整个儿烂掉。

“祁金星。”

“有。”他站起来,慌里慌张。

“请重复一下木浆纤维的干燥曲线。”

“像个弓形,两头低,中间高。”

“请你画在黑板上,标明时间和具体温度。”

他走上去,画得很精细。黑板上出现一个隆起的鼻山,极像。最高处,他的手哆嗦一下,显现出一个塌窝。二十一名学员“哄”地全笑了。女工艺员直瞪着他,愤怒得脸上泛起红晕。他呆呆站立,莫名其妙望着黑板。他不是成心。他的确不是成心的呀。

“下课。”女工艺员鼻翼扇动,最先冲出教室。

没多久,技术课换了老师,由某大学请来位正式教员。也是女

教师，也年轻漂亮，只比吴敏略瘦些，戴一副金丝眼镜。

祁金星瞪着那只完好而光洁的鼻子，觉得它好像硬橡胶做的，很不习惯。很快，他便对上业校失去了兴趣。

祁金星却变得疏懒，上课时心不在焉，有一次他竟忘了课前去洗澡。

坐在木凳上他恍恍惚惚，总觉得教室向一边倾斜，课桌随时都会溜滑过去。讲台上的女教师也变得丑陋，脸上脂粉剥落，显得愈瘦，镜片后边黑乎乎，似乎没有嘴唇，只用两排整齐的牙齿和浑圆的舌头在说话。

然而，讲课的内容却听得极清楚。女教师讲到什么，他脑海立刻浮现什么。车间像个玻璃做的大盒子，透明，里边的机器都在隆隆转动，女教师讲到哪一部分，那部分便模型似的发出亮光。

女教师讲化学方程式，那些黑体字母蝗虫一般朝他飞来。他仿佛被撬开颅骨，一只铁凿子伸进去，飞快地把那些字母镶嵌在大脑的回沟上，再褪不掉。

下课时他大汗淋漓，脑袋瓜疼痛得几乎要爆裂开，浑身疲乏，眼睛酸懒，只想睡觉。

那一回就教训了他，再去上课无论如何也要先泡澡塘。这把戏只在总复习时用过一次，整整五本书就像复印机复印一样只字不差印在脑海里。考试时又用一次。女教师把眼镜摘下戴上又摘下，翻来覆去左找右找挑三挑四也没找出半点错误来。

“这个学员绝顶聪明，别看平时沉默寡言，一副大智若愚的样子。”女教师很负责地向厂里做了介绍。

厂长们啧啧的，车间主任啧啧的。

祁金星坐在硫化工段的角落里，闻着二硫化碳淡淡的幽香，一切都想到了。那画面很完整。办公楼会议室，窗纱飘拂，长长的漆得明亮的会议桌旁坐满了头头脑脑，在研究他们的命运……祁金星偷偷笑了。他并不愿离开工段，他舍不得弥散在他周围花粉般

的小精灵。

三

祁金星凭空就紧张起来。

他从女工艺员身上闻到一种怪气味,那气味以前从未有过。为此他特意跑过几次车间办公室。

女工艺员的桌子靠近窗台,那儿很整洁,窗上挂着浅粉色布帘,摆着两盆花。女工艺员有时坐在办公室,有时不在;但他很快就辨清,那的确是她身上的气味。她的身上那气味浓烈,即使她不在屋里,她的桌子椅子使用过的文具也都沾染上那种气味。再以后,那气味就散布得车间到处都有。

祁金星变得十分敏感,凭着气味浓淡,他随时随地都能准确地判断出女工艺员的确切位置。有一次,肥胖的刘主任到处寻找女工艺员而寻不着,祁金星脱口就说她在二楼女厕所,果然刘主任就在女厕所门口堵到了她。这件事使得刘主任满怀警觉地纳闷了许久。

不过,祁金星始终也没弄清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气味。似乎很像一种特殊的香水,甜腻腻的;又很不像。他使劲分辨那气味的来源,脑子里风车般高速转动。依然一片空白。

女工艺员的头发剪短了,烫起小小的波纹。衣着也讲究起来,不再随随便便穿肥肥大大的花裙子,衣裤显得严整、挺括、合体。脸上也滋润润的,只是——鼻子毫无办法,依然时好时坏。她试用过各种药膏,黑的红的黄的,最后选中了一种肉红色软膏,不是因其有特别疗效,而是因其有装饰功能,把她的鼻子遮掩得完美如初。

不久,祁金星就在厂门口看见一个高个子男人,第一眼他便绝不喜欢。那人显得苍老,仿佛有四十岁,脸狭长,眼角已有道道皱

纹，还——有些驼背。但他衣着考究。毛呢上装，长裤笔直，头发和皮鞋同样抹得黑亮。高个子男人推着自行车，立在厂门口张望，阳光下眼镜片一闪一闪的。祁金星就看到女工艺员笑咪咪地走了过去。

祁金星莫名其妙地就变得烦躁不安，第二天上班，毫无缘由地在操作台上摔摔打打，碰出许多天蓝色的火星子来。幸而当时空气中没有紫色的云，不然非像大庞那样引出一场爆炸不可。

班长派他打水做卫生，他立刻想到所有的人都没做。以前他从未想过。脑子里迅速排出一张表格，上边列着当月每人打水做卫生的翔实数字，他一人干的比全班的总和还要多。“我不去！”他把脸延得老长，一下下掰着法兰盘上的氧化铁。

“祁金星，你是怎么啦？”班长酒糟鼻气得发红。

“没怎么，不去！”他咣啷啷把水壶扔出老远。班长如果再纠缠，他肯定会把表格上的数字公布于众，那肯定会再次使班长目瞪口呆。

祁金星心情郁闷，坐在那里想了又想，眼前总闪过女工艺员可爱的鼻子塌软下去的情形……他伤心极了，四处飘游的金黄色小精灵也安慰不了他受伤的靈魂。他抬起头，凝望对面的墙壁，那儿总有人影走过，淡淡浮出，又淡淡逝去。他不明白那意味着什么，他只是十分忧伤。

迷迷荡荡走出来，循着一缕淡淡的香气，十分茫然沿着倾斜的木楼梯上了楼，顺着灰暗的楼道拐来拐去，终于在一个不大的木门口站住。木门上赫然写着女更衣室。

楼道里没有一个人影，静静的。

一股浓郁的香气正从女更衣室溢出。

祁金星在门外立了一阵，屋子里的情形就浮现出来。那间屋瓦刀形，不很大，周围立着高高矮矮的木箱子，把空间挤得满满的。光线昏暗，没有窗，只点了盏十五瓦电灯泡。屋子里女工们内衣外衣

气味混杂,几十双布鞋凉鞋五颜六色的丝袜棉袜斗妍争芳。

屋子里只有女工艺员一人,正蹲在屋角,洗一条粉红色的布带子。哦,女工艺员穿得很单薄,只一个短背心,一个花裤衩,背朝门头朝里蹲在那儿搓洗,搓出许多粉红色的肥皂沫子。她的脊背很光滑,浑圆的两肩耸动,裸露的皮肤雪白雪白,赤裸的脚跟也呈粉红色,一欠一欠的……一切混杂的气味毕除,祁金星便闻到百合花开放一般的芳香。

他没有这样想过女工艺员,可今天想了。

他想到女工艺员的可爱不仅仅因她有个圆润的翘鼻子。

他想到女工艺员的皮肤竟像春藕一般粉白。

他知道女更衣室的门并没上锁。

他略想一下就知道别的女工都在干什么,一小时之内谁都不打算上这里来。

于是……

祁金星打了个激灵,为自己的想入非非而羞红了脸,他忽然觉出,立在女更衣室门外偷“想”女工艺员洗衣服是极不礼貌的。心房怦然跳跃,慌里慌张就朝回走。

坐到硫化工段铺了厚橡胶的木桌前,他才想到该给女工艺员写封信,于是写了。又寻个机会去一趟车间办公室,把信塞进女工艺员的抽屉里,他便释然地舒了口气。

转天公休,再上班时就觉得女工艺员的圆脸变得又扁又长,整个鼻子都愤怒起来,嘴角上吊,两只耳朵几乎贴到后脑勺上。他吃了一惊,隐约感到事情不妙。

那封信在眼前铺展开,每个字都涨有核桃大。

女工艺员你好。

记得么?我们曾一起被投入火碱池,热情的碱分子把我们周身洗濯得洁白。我们又一起被硫化被溶解,变成透明的胶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个细胞都充分结合了。那时,我们曾轰轰烈

烈；那时，我们多快活！

可是以后，你身上却出现了怪气味，像香水又不似香水。于是，我哀伤地看见了那个瘦高的男人。

我难过极了。

我到处寻找你。

当我走到楼上，隔着木门看见你在洗粉红色的布带时，闻到了一股百合花开放的芳香。我很激动。我就想，也许我们能走到一起。

我真希望我们能再度投入火碱池，再度一同被溶解。我希望看到你的鼻子麦芽糖一般塌软下去，希望你的身体化得没有一点筋骨，希望你只剩下最后一缕最黑最美的头发……

祁金星想了又想，这似乎也没什么。他不过写了他们的历史，也写了他当时的心境，都是再真实不过的。

下班之后，刚洗过澡，车间刘主任便把他“请”到三楼办公室。

屋里的空气沉闷，刘主任端着烟斗，来回踱步，不时把蘑菇状的小眼睛举出，侧过头上上下下打量他。

祁金星就显得局促不安。

“知道找你什么事吗？”

“不……不知道。”

“你自个儿看看吧，这是不是你写的？”刘主任老练地吹吹烟斗，丢过两张纸页。

他看了一遍，立刻傻了眼，呼地出了一身冷汗。

“这……是我写的么？”

“你说呢？那上边反正不是我的署名。”

“可是……我怎么记……不起了呢？这里边……尽是胡说八道。这不是……威……威胁人家么？”

“是啊是啊，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封恐吓信。”

“这……不是我写的。”

“这就是你写的。我们核对过笔迹，跟你的考卷笔体一样。”刘主任威严地望着他。

祁金星只好垂下头，他无言以对。

“是啊是啊，我们始终认为你是个不错的工人，尽管你还算不上是出色的工人……”他顿了顿，“比方说，工作踏实，学习努力……是啊，我们也不愿相信你会干这种事，写恐吓信哪，扒看女更衣室啊……这至少是意识问题。”

“我没扒看女更衣室。”祁金星理直气壮。

“你没扒看？那么你是在什么地方看见女工艺员在洗……嗯，嗯……卫生带的？”

“在女更衣室。”

“女工艺员穿什么衣服？”

“……背心，裤衩。”

“对么？”

“对。”

“嘿嘿，嘿嘿，”刘主任冷笑，小眼睛眯得更细，“你没扒看，怎么都知道？”

“我……”祁金星慌了神，“我……能想象……”声音很低很低。

“你能想象？你怎么不朝工作上想，专爱往女人换衣服的地方想呢？”

“我……”祁金星张口结舌。

车间办公室在三楼把角上。天热，窗敞着。一股股淡淡的闪着亮光的二硫化碳气体便随风飘来，溢进屋里。空气中布满了金黄色的小星星。

二硫化碳气体浸润着他，他又闻到了熟悉的臭鸡蛋味儿。顺着呼吸吸进肺里，钻入他每个毛孔，融进他的血液，载着，在全身奔跑。祁金星的眼睛便有了光彩，头脑也渐渐清醒，与方才判若